

# 一枝春

曾若水中短篇小说精选

YIZHICHUN

曾若水 著



著名评论家朱向前题写书名，著名作家范小青作序，  
向读者感动推荐，不可不看！

江西人民出版社/全国百佳出版社

# 一枝春

曾若水中短篇小说精选

YIZHICHUN

曾若水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枝春:曾若水中短篇小说精选 / 曾若水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210-06277-6

I. ①—… II. ①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8628 号

## 一枝春——曾若水中短篇小说精选

曾若水 著

责任编辑:王一木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861250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33 千字

ISBN 978-7-210-06277-6

赣版权登字—01—2013—414

定价:38.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登卫家月

金匱

一枝春

朱向高題

白龍

# 序

范小青

曾若水生活、工作在江西，我在江苏，文学让我们相识，通过书信往来，我们渐渐的就有了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们总共只见过一次面，几年前曾若水到南京出差，还专门到江苏省作家协会来看我，我们聊了一会天，因为有人进进出出，谈话是断断续续的，时间也不太长，如今几年过去了，当时谈的具体的内容也记不太清了，但总之是和文学有关的，和写作有关的。

这就是留在记忆中的和曾若水的唯一的一次面谈。

很觉抱歉的是，那天因为中午有其他安排，我连饭都没有请他吃，他就走了。我心存愧疚，但是又想，人与人的交往并不取决于一顿饭两顿饭，所以后来我们仍然一直保持着联系。再后来的几年中，我们之间始终有不紧不松的状态，常有短信问候，他也偶尔寄一些作品给我看看，我想，这就是缘分，写作和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缘分。

曾若水是个诗人，他的诗写得很美，为此我曾推荐他加入中国作协。这一次，他准备出版自己的小说集《一枝春》，请我给他写一点文字，我虽然工作忙，欠稿多，但还是答应了。

接着就是集中读了他收录在小说集中的一部分小说。

曾若水的文字很淡定，很简朴，叙事风格也是沉稳的、从容不迫的。他写的故事，多半平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离奇曲折的情节，但同时，又不是平铺直叙、没有变化的，他每每将平常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有一些让人出其不意的

结果。比如《山海关》里，牛山和朱海的爱情走向以及人物的内心情感，都是起起伏伏、变化多端的。正是因为这种起伏，这种变化，才吸引了读者能够将这些并不是很新颖，也不是很新潮的故事读下去，从而迫不及待地去关心人物的命运，关心小说的走向。

曾若水小说中的人物，也是极为普通的，农村学校的老师、农民、农村干部、农村的小知识分子，等等，没有特别时尚的人物，也没有大红大紫的人物，但这些普通人物，却又是能够让人同情、能够让读者产生与其同欢乐共悲苦的人物，这是因为作者对于自己笔下人物的着力和用心，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真挚情感，打动了读者。

看得出来，曾若水写小说，一般比较重视结尾，像《一枝春》《绝技》《都是漂亮惹的祸》都用突发的事件来结束故事，这种写作的手法，如果使用得当，会让人觉得余味无穷，但是如果是为了结尾的某种效果而硬做出来的，就难免会有突兀之感，这可能是在今后的写作中需要注意和用心设计的。

总的来说，集子中的《山海关》《抓命》《绝技》《胡编牛编》等都写得不错，我很喜欢曾若水小说的这种简朴的温和的又很耐读的风格，愿他坚持下去，愿他越写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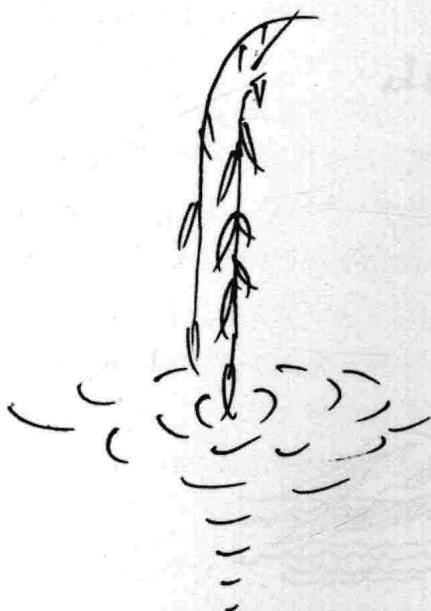
在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外面的世界太阳火辣、高温逼人，读着曾若水的小说，心就安稳下来了，也不觉得那么燥热焦虑了，读着那清新的文字，我们的内心，就有了一个清凉的平静的世界。

想起梭罗说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难以抵御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引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简朴、简朴、再简朴。

是为序。

2013年7月22日于南京

（范小青：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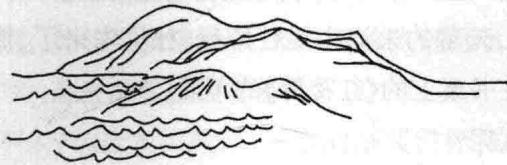


## 目录

---

- 1 山海关
- 15 五叔
- 27 纸上功名
- 41 冬瓜
- 53 路漫漫
- 77 绝技
- 93 贾荣的荣光
- 101 都是漂亮惹的祸
- 111 嫁出来的命
- 123 代嫁
- 129 爱
- 139 一枝春
- 149 师兄师妹
- 159 严慈的哲学
- 169 结婚那一天
- 177 抓命
- 191 混
- 209 胡编牛编

# 山海关



不知为什么，牛山大学毕业分到山乡中学工作七八年了，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暑假转眼就过去，新的学年又开始了。每逢新的学年刚开始的时候，牛山总是有点儿兴奋，因为每年此时都会分几个年轻的女教师来，来一个，牛山心中就增添一份希望和喜悦。今年此时的牛山有一种特别的兴奋和躁动，学校里分来的五位教师，是清一色的靓女，多份希望和喜悦在心中汹涌，搞得牛山总是夜不能寐，他像一头饿疯了的雄狮，环视校园里新分来的每一个靓女，时刻准备着发动一场情感的围剿。

终于，牛山了解到新分来的朱海的一些情况，他集中精力，拿出十几年寒窗苦读所积累的文字功力，使出追女孩子的浑身解数，洋洋洒洒写好了一封近五页的热烈情书。

情书投出两周了，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他有点着急了，坐立不安。一日，在校园的林荫小径上，他与朱海邂逅，便鼓起勇气高兴地喊了一声：朱老师，您好！朱脸一红，春风荡漾，笑得很灿烂。他还想说什么，可她已走开了。

晚上，牛山躺在床上，细细地回味她甜美的笑，反复地想象那笑容之下的窈窕身段和靓女所有的万种风情，相信那必是暗藏经典山水的荟萃。在美好的想象中又总觉得有一种缺失，为什么她不给自己回信？他也为她做了许多设

想,也许人家在回信,也许信已在路上,只是自己还未收到,也许人家正在考虑和观察,也许没有也许……

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收到朱海的佳音。他等不及,又给朱写了第二封更热烈的情书,同时,他还把原来给朱的情书搬出来,只是换个名字重抄一份,又寄给了新分来的靓女杜玲。

牛山总是相信这样的爱情哲学:枪法不准的枪手,多放几枪,总会打中鸟的。

本来朱海见牛山为人还诚实,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不沾烟酒和嫖赌,是个不错的汉子,是人生归依的方向,正准备给他回信。

寂寞如雨的夜,无聊的朱海去找杜玲玩,杜见朱来了,慌忙收拾好手头正在看的信,随手压在书桌上的《红楼梦》的下面。

朱海:在忙什么呢?

杜玲:没忙什么,同学来信了。

两人说说笑笑,聊得很是开心。毕竟是邻居嘛,又刚到一个新单位,只能相赏相悦不相违。

杜老师,接电话!办公室小张在外面大声地叫着。

笃笃笃,杜跑出去接电话,在杜出去接电话的空隙,朱无事又好奇,匆匆偷看了一下杜刚才压在《红楼梦》下的信,一看吓一跳,居然是牛山的求爱信。朱自言自语:这个家伙真不是人,他妈的,脚踏两条船的人,墙上芦苇,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朱已彻底打消了给牛回信的念头,同时告诉杜,牛山给自己写过求爱信的事,言词间充满了鄙夷和唾弃,杜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朱说这个牛老师太轻浮了,不是可靠的男人。

后来与新来学校的几位靓女聊侃时,朱也反复地表达过这一观点。

不怕牛怎样写信,怎样献殷勤,怎样心急如焚,他所发出的求爱信,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真是长安不见使人愁。

见儿子老找不到对象,牛山的父母很是着急,想跟她找一个乡下姑娘,说乡下姑娘勤快踏实,牛又有工作,可以拣一个漂亮的,牛却死活不肯,他说,我这么些年来努力读书,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现在又去找一个农村的姑娘,这不是走回头路吃回头草吗,牛死也不甘心。父母奈何不了他,也只能干着急。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这个世界有许多人的婚姻大事,都是在低不就高不成中僵持着。

牛的老爷子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也有点文化。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一个领导的名字,好像是自己原来的一个战友,突然茅塞顿开,欣喜若狂。

情场失意,牛山特别想家。周末乘车回一趟山沟沟里的老家,父亲告诉他,前几天,他的一个战友林书记来了咱家,还给咱留下了联系电话呢。

牛山接过纸条,半信半疑,问:哪里的书记?怎么突然来到我家?

就是我们地委的那个林副书记呀,那天他的小车在我们村后的马路上滑车,陷进泥巴里去了,我去帮他推车时碰到的。

好,那我去找找他,如能帮我调进城,不仅月收入能翻番,再说经济地位一提升,人生平台一扩大,恋爱成家就会容易得多。

进城也许是乡下人(包括农村教师)一生的奋斗目标,在这个为等级而奋斗的社会里,城市高高在上,城市就是比农村高级而优越,连爱情的气候都不同。你看看,现在好多乡下人都蠢蠢欲动,背井离乡,浩浩荡荡向城市挺进,纷纷开始在城里买房落户,农村包围城市啊,将会改变中国。

父亲说,山子,先别忙,把纸条拿过来吧,老爸给你先联络联络。毕竟是老爸的战友,牛山应着。

没几天的工夫,全村的人都知道牛山爸与地委的林书记是老战友,大家对牛家有点另眼相看。

这时候,乡里正在搞计划生育,老牛的大儿子严重超生,属于乡里计划生育的重点对象。但因为有村委严主任的照应,老牛的大儿媳就能安然闯关。

后来,老牛琢磨,当官真是威力无比,用处无穷。连同村的严主任,听说他与地委林书记是战友之后,心便向着自己,多少给了关照。

在农村,男子不仅是延续家庭的香火,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一个男孩,就撑不起一个家。老牛的大儿子终于在第四胎上生了个崽,牛家皆大欢喜。老牛知恩,提上两瓶烧酒,一蛇皮袋花生,一只土鸡,一只鸭子(正好四样,事事如意),来到严主任家报喜,严主任客气推让了几下,也就收下了。

老牛尝到战友做官的甜头,更是铿锵锵,四处张扬,生怕天下人不知道。

山乡中学的校长和主任都是热心人,常到牛山的宿舍坐坐,总想为牛山的爱情牵线搭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

老师们细心领会领导对牛山的关怀,多半愿意与牛山套近乎。

还没对象的朱海这时也常常叫牛山去打羽毛球。尽管朱海打球的技术实在不好,但牛山还是乐意跟她玩,总是故意吊球拉球,弄得本来就球艺欠佳的朱老师跑来跑去,累得气喘吁吁,牛却喜欢看她跑,朱一跑,脸就泛着红晕,很是可爱,她跑动的时候,殷实的胸就颤悠悠的,十分诱人,这时牛就故意把球紧紧扣在朱的胸前,朱只是脸更红,笑更甜而已。

两人你推来,我挡去,感情在来来去去的羽毛球中与时俱进。

看着牛朱的相好,校园里有长舌妇说,朱海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看上黑皮溜秋的牛山,听说牛山家里很穷,兄弟又多,真是有苦受哦,唉,鲜花总有插在牛屎上的时候。

这话后来传到朱海的耳朵里。朱心中的苦,旁人怎能明白。一个月前,朱海的男朋友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一脚就踢开了朱,朱才真正意识到爱情的定律是半斤配八两,强扭的瓜,总是不甜的,破碎的情如碎了的杯子,不再有原来的完美。自己孤家寡人,身处穷山僻壤,首都北京,如花似玉,漂亮的女孩有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泪水换不回真爱情。

唉,再美的鲜花有时也需要牛屎的营养。为了使自己尽快走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伤悲,赶走昨日爱情破碎的阴影,摆脱失恋的苦痛,朱选择了牛,此时两人也许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和相怜相惜。

一晚,牛山正在房里练字,朱海来敲门,牛热情地给朱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朱呷着:真香!牛说,像我们的感情吧?!朱莞尔一笑。牛又拿出几幅刚写好的字给朱看,朱说:哦,行草隶篆都行呀,我不懂字,但我喜欢看你的字,你的字特有劲,像你矫健的步伐,像你挺拔的腰杆。

是吗,你真会比喻。

藕断可以丝连,笔断也可以意连。虚实可以相生,正斜可以相映。

妙,美女加才女也。

莫夸。字里行间确实透着一股柔中带刚的力量,是晋魏风骨吧?

你说得真地道,下次我的书法就请你来点评吧。

不敢,不敢,班门弄斧了。

哦,这里还有一张奖证呢。牛拿出来给朱老师看。

哇塞,是“浦东”杯全国书法大赛的二等奖!你真行啊。朱老师有些惊叹。

没什么,像你这样泉水聪明的姑娘,若花点心思在书法上,一定超过我。牛客气地笑着。

是吗？喂，这幅行云流水般的草书写的是什么？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寒闺怨》：

寒月沉沉洞房静，

真珠帘外梧桐影。

秋霜欲下手先知，

灯底裁缝剪刀冷。

喜欢吗？喜欢就送给你吧。

谢谢！只是写得太凄冷了。还是教我写字吧，我拜你做老师。

老师不敢当，互相切磋、切磋吧！

朱拿起毛笔，在一张废报纸上一划。哦，写不好，手都发抖，这是为什么呢？

朱像小学生一样天真地望着眼前这位牛老师。

这样，像老师教启蒙学生写字一样，牛趁机自然握着朱温暖而白嫩的手，两人的手握住的那一刻都愣了一下，像触电似的。

你教我学，我问你答，时间不知不觉地从这一对男女欢悦的话缝中流逝。

朱看了看手表，刚要起身告辞，突然停电了。

停电在山村中学是常有的事。只是在此时此刻停电为牛山送来了一份求之不得的爱的祝福。牛抓住这一天赐的良机，把朱海紧紧地拥抱在怀中，此时的朱亦是像个受了惊吓的乖孩子，深深地依偎在牛坚实的怀抱中，夜显得特别的静美而安详。

就在这一晚，他们相吻了。朱海醇美绵厚的吻，一直烫在牛山的唇边，汹涌在他清纯的血脉中，搞得他一夜时梦时醒，缠缠绵绵。朱海像一支永不凋谢的玫瑰，插在谁的怀抱，都会是分分秒秒摇曳生香。她的美像雨像雾又像风，品尝一次，就会给人生染色，彻底滋润男人的梦想。

从此之后，山海之恋在校园里已经公开化了。校园的林木花丛中，学校旁近的溪边山野，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足迹，情的芳踪。

朱说自己特别喜欢山，生长在城市，对山总有一种强烈的渴慕和眷恋，看到山中汨汨的清泉和绿绿的草地，还有那葱郁的树林，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和赏心悦目。牛说自己生于山中长于山中，自然喜欢山，但也十分热爱大海，海是温柔的梦乡，海有笑纳百川的胸怀，看到海的波澜壮阔就心潮澎湃。朱笑了：哈哈！你真聪明，你怎么知道我爸给我取名朱海的缘由呢。牛受宠若惊，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爱情的力量真大，人一旦恋爱了就会变，变得对朋友疏远，变得更加友善，变得更加年轻俊美。

原先有点不修边幅的牛山，现在是穿戴整洁，虽没有什么名牌服饰，但一身洁净而光亮，平常做事也注意保持这种难得的洁净。

朱海更不用说，本来就是城里出生的千金小姐，花枝招展、亭亭玉立。爸妈又在税务部门，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吃穿都娇养惯了。现在更是爱打扮，美女一修饰就更加楚楚动人，风姿绰约，脸上两个小酒窝边总是荡漾着甜甜的微笑，连走路都洋溢着一种幸福的节律和快感，特别是牛山喜欢经常光顾的胸，就更加丰满诱人，丰美的波峰间，让牛山打捞到了不少艺术创作的灵感。

女儿与穷小子牛山谈情说爱的事，很快被远在城里的爸妈知道了。朱海的爸爸还能理解女儿的情感选择，只是叮嘱女儿：终身大事要慎之又慎，好自为之。母亲却坚决反对女儿嫁到乡下，在母亲的眼里，乡下不是人活的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苦不堪言，加上那小子家里又穷，我家娇滴滴的女儿，怎么能经受得起艰苦生活的磨难。

朱海却满不在乎，说难道城里就是花果山，乡下就是火焰山吗？只要两心真爱，爱河永浴，哪怕天天喝水也是甜的。

母亲愈加火了，骂朱海，中了爱情的毒，被情药醉昏了头，真是蠢猪蠢货蠢到了极点！人家千方百计往城里挤，你却好，把终身订到山沟沟里去，真会气死人！最后母亲责令女儿尽快与牛断绝关系，如果继续来往，则要与朱海断绝母女关系。

朱海十分为难，一边是心爱的人儿，一边是生养自己的母亲。为此朱海脸上的笑容少了，她经常闷闷不乐，一个人躲在房中，不问外面世界的雨与晴。父亲见女儿近来憔悴了不少，很是着急，就帮着女儿在母亲跟前做些思想工作，母亲见女儿为爱而痛苦而消瘦，也是十分心疼的，只是很难接受女儿嫁到山乡的残酷现实。

牛山发现了朱海的心事，决心哪怕是下火海上刀山也要去登门拜访一下未来的岳父岳母。

朱海十分无助无奈，没有阻止牛山的决心，她想这正好证明了牛对自己的一片赤诚，另外这样也可能为自己的感情带来一点转机。只是告诉牛山，其母势利，要多买点贵重的礼品去，不管其母说什么，千万别顶嘴，同时塞给牛山五百元钱。

一个周末的上午，天气阴沉沉的，太阳只是在早晨露了几回脸，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朱海陪着紧张兮兮的牛山来到自己家，朱的母亲正好出去买菜了，家中无人，她和他焦虑不安地等着，尤其是牛山，此时头皮发着麻，手心冒着汗，每一根毛孔都紧紧地收缩着。

母亲买菜回来了，牛山热情地与她打了招呼，还帮她接过了手中的菜。母亲坐下来随便问了问牛的一些情况，牛彬彬有礼地作着回答。然后母亲起身到厨房去做饭，牛也跟着去洗菜。

中午，朱海的爸爸回来了，牛在她家平平静静地吃了一顿午饭。

饭后，母亲便开始谈正事了，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家朱海是不可能跟你在山里过苦日子的，你赶快离开我女儿。

牛山说，伯母！我真的很爱她，请求您成全我们好吗？！

母亲有些激动，你一个乡巴佬，家里又穷，你怎不量体裁衣，你配得上我家朱海吗？

配得上配不上，不是由你说了算吧，你的女儿最有发言权。

谁知牛山这句话，竟惹恼了母亲：什么啊，不是由我说了算，还由你说了算，这还了得，老娘今天就要做主！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不到尿缸边去照照自己的熊样。

父亲见女儿没吭声，也明白女儿的心思，在旁边帮腔：唉，有事好好说，小声点，邻里听到多不好啊。

暴风骤雨，哗啦啦，你争我论，公说公的，婆说婆的，很难说到一块。牛山见状就要告辞，母亲要他把拿来的礼品带回去，牛不依，母亲与牛推来推去，父亲和朱海都怕母亲，尴尬地站在旁边，不知怎样做才好。

母亲最后说，你提不提，不提我从家里抛出去。牛没有领会这位母亲说话的分量，快步走出了朱家的门，其母果真把礼品从家中甩了出来，正好甩在牛的身后，牛见状，心中万分酸楚，倍感凄惨，眼泪都快要出来了，加快了离开的脚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朱的母亲听说那牛小子还与女儿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便出面去找人，想把女儿从那所中学调离，可是几次努力都未成功，这也是命运作弄人，本来这点小事她是能办成的。于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女儿的情感走向，防止女儿受骗上当，母亲便来到女儿的中学住下了。

还是父亲知书达理，反复劝朱海妈妈回去，说这样不好，会影响女儿的工作。

作，也惹人笑话。朱海妈妈还算知趣，在学校明察暗访，打探了一阵，没有发现更多的蛛丝马迹，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

朱海妈一走，牛山与朱海的地下恋就更加热烈起来，爱情在一阵分离之后，往往会燃起更猛烈地火势。此时的牛和朱就像激流中的两棵草，紧紧地缠在一起，她几乎离不开他，他也痴恋着她，两人的情感已经到了水乳交融、难舍难分的地步。

朱海告诉牛山，她爸一直在做她妈的工作，希望牛也努力，看看能否找找路子，争取调进城去工作，这样母亲的态度就会有所转变，爸爸的劝说也会更有力度些。

牛山说，我有什么路子呢？谁能帮助我们进城？

朱海在一旁提醒，以前不是听说你老爸与我们地委的什么书记是什么关系么。

哦，对了，我去问问爸爸。

牛山回到老家，父母都很高兴，毕竟山子很少回来，且早就听说儿子谈了女朋友。

牛山问爸爸：上回你跟我说的什么当书记的战友，你去联络过他吗？我想请他帮忙调进城里工作。

老爸没吱声，只是深深地吸着烟。母亲把山子叫到房里，悄悄地告诉他：什么鬼书记，什么鬼战友，只是你爸认识的一个普通司机的，那天人家车子陷在我们村后的泥巴路里，你爸帮他推了车，人家只到我家喝了口茶。

牛山嗔怨父亲，为什么要骗人。母亲叹气：我们家穷，这么多年来遭人欺辱，没有办法，抬抬自己的门面。

牛山也理解世俗的偏见与父母艰难的生存状态，默默地离开了家乡。

爱情要以进城为条件，这就深深刺痛了牛山作为乡下人的自卑敏感的神经，他既不情愿又无法改变，想想自己前无贵人可托，后无能人可靠，怎么办呢？牛山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和困惑之中。此时他感觉这场恋爱好累，好累！有时他真想退出这情爱的围城，但又很害怕失去她，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女孩子呢，到哪里去寻觅这么甜美的爱情呢。

于是，聪明的牛山先是通过朋友搞到了几张地委办公室的信笺纸，然后又煞有介事的几番进城，请一个城里的书法朋友以地委林书记的名义写了一张给本市市长的纸条，大意是请市长帮助安排牛山进城工作。朱海来牛山宿舍玩

时,他还特意把这张纸条给她看,朱惊喜地拿过纸条,小心翼翼地展开,神情专注地读着那张薄薄的纸条,反复摩挲,玩味着其中的字句和语气,她仿佛从窄窄的纸条上看到了明天黎明的曙光,看到了爱情与婚姻的艳丽彩虹,啊,朱海激动地搂着牛山,莺声燕语:领导就是领导,字写得多好啊!牛山,你看什么时候快点去找找市长啊。

牛山叹道:晓得人家是不是会帮忙。

朱海道:肯定会帮,能写条子,说明人家想帮你。上级叫下级办事,顺当!哪个下级敢不买上级的账,除非他不想当了。

但愿如此吧。

过了一些时日,朱海见牛山的调动没有丝毫动静,就催问:你去找过市长吗?

找过了。

没希望吗?那市长怎么说?

在办公室见了市长,市长接过纸条看了看,然后说会考虑。

那你送了礼吗?

送什么,人家在办公室。

没送就算了,反正是上级请下级帮忙,你只要多请那个林书记催催就行了。

转眼又到了暑假,牛山的工作原地踏步,还是没有调动,朱海有点心急,问牛山:你调动的事,怎么一点也不上紧呢?

谁说不上紧,你急他不急,人家帮你是理,不帮你也是理。

那我们的爱情怎么办?

你家硬是要以进城为条件,我能有什么办法,唉,顺其自然呗!能怪我家吗?进城不也是为你好吗?你怎么这样一副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呀。

朱很不悦:我妈说,你调不进城,咱们就绝不可能结婚,否则她会死给我们看的。

朱越说越沉重,牛作若无其事的袖手旁观状,两人不欢而散。

其实,牛山根本没有去找市长,他只是进城把那张朋友模拟林书记的口吻写的纸条撕掉而已,自己证明自己,自己折磨自己,自己骗自己,圆一个自己精心制造的弥天大谎。

漫长的暑假开始了，牛山还是常待在学校看看书写写字，过着悠然南山，把手东篱的生活。而喜欢山的朱海和她爸妈却去了安徽黄山旅游。

这个暑假很奇怪，居然不热，老天总是晴一阵雨一阵，还常常阴沉着脸。双抢的农民就骂：什么鬼天，真会磨死人，收割的稻子怎么能干呀。城里工作的人则说：这天真好，赶走热浪多爽啊，天天好睡觉，连电费也省了不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朱海一家在黄山旅游后，在安徽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住了一夜。这一夜真是住不得，一住就彻底改变了朱海一生的命运。那天晚上亲戚家却偏偏发生了液化气罐爆炸，家中的人都安然无恙，唯独朱海的左脚严重烧伤，最后因为感染被迫截掉了一截小腿，也就是说从此朱海成了一个残疾人。漂亮的朱海，爱山的姑娘，以后怎么去登山呀！朱海的父母见女儿落到这种地步，十分怜悯，万分伤心。人生有时真的很奇怪，瞬间，可以改变一生！就这么住一晚，结果住出了一道爱情的“山海关”。

开学了，朱海拄着拐杖来到学校，学校里一片惊讶，听了朱海的讲述之后都为之叹惋，学生们更是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这位朱老师艰难地行走。

接着，学校里议论开了。男女老师们大多很同情朱海，说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总算保住了命，但这也活受罪，这可怎么办呢，生活多麻烦呀，那牛老师可千万别嫌弃人家。唉，这个朱海也是，先前说牛山不行，怎么又跟他恋上了，也许爱是自私的，是不是怕人家抢了她的爱。还好没有怀孕。你怎么知道没有怀孕？现在社会打胎如家常便饭，解解带子，脱脱裤子，撒尿一般，容易得很呢。大家吱吱嘎嘎地谈着笑着。

有老师说，这下对老牛是个爱情的考验了，爱情的“山海关”不是那么好过的，先前追人家追得那么紧那么热烈，现在好了，朱老师残了，对这块烧得有点糊的爱情煎饼，老牛还会啃吗？

学校主任说，那可不能做这么缺德的事，人家刚刚经受了一场肉体的打击，如果牛山此时抛弃她，那不是剐人心割人肉抽人筋吗？脆弱的小朱怎么经得起打击呢。

校长同意主任的话，说我们一定要多关心朱老师，同时做做牛山的工作，使他坚定爱情的信仰与立场，顺利跨越爱情的“山海关”。

生活从此改变了。朱海消瘦了许多，脸上常是青白青白的，她开始感到生存的磨难，拄着拐杖上楼下楼，上课上食堂上厕所，是多么不方便。苦涩寸心知，为此朱海一个人不知在夜里痛哭过多少回，有时她甚至想到死，想以死来